

洱海地区白语名量词的指称功能^{*}

程 珊 珊

[摘要] 本文将语篇描写和启发式调查结合起来,以量词隐现为切入点,探讨白语的指称表达。调查研究发现:名词性短语在句子中的指称,一方面取决于自身的可识别度,另一方面受到信息结构的调节;有定和无定指称都具有多种实现的形式,而并非仅取决于量词有无;“名—量”结构具有异质性,可分为优先出现在动词后引入新信息的“名—量₁”和优先在动词前指称可识别事物的“名—量₂”;各种名词性短语的可识别性存在强弱区别;白语各类名词性短语在指称和分布上有较明显的分工,但“名—量₂”与光杆名词在类指上存在竞争。本文研究也表明:白语量词的本质功能不是表示定指,而是通过对表类的光杆名词进行个体化,提高指称显著度。

[关键词] 白语 名量词 光杆名词 指称性 显著度 个体化

一 引 言

从类型学角度看,量词是一种分类词,具有对名词进行范畴化的功能,但在许多语言中,分类词还常常带有一定的话语用功能(Aikhenevald 2000:320-333)。汉藏语言的量词被认为是一个晚起的词类(戴庆厦、蒋颖 2006),同时也是一种区域性特征。作为主要分布于云南的少数民族语言,白语同样存在十分发达的名量词系统,其发达性既体现于语义类型多样化(黄成龙 2013),也体现于指称功能的显著性和隐现条件的复杂性。例如^①:

- (1) tsɿ⁴⁴ŋi²¹tur²¹ pe⁴⁴tshu⁵⁵xw⁵⁵ tɕia³³ tshu⁵⁵ne⁵⁵, tshu⁵⁵tur⁴⁴ tur²¹ma³⁵te⁴⁴xw³¹tsu³³
男人 量词 去 闻 完整体 指示 闻 语气词 闻 完成体 头发 根里 有
tshur³¹tsɿ⁴⁴jw²¹ tɕia³³pa²¹. 男人(饼头)走去闻了闻,闻到头发里有菜籽油的气味。
菜籽油 指示 气味 (王锋 2016:197)
- (2) tsou⁴²khue⁵⁵tur³¹ ke³¹ti⁵⁵a³¹ŋi⁴⁴ tsɿ⁴⁴mi³³teie³¹ ua⁴² tsɿ³¹ŋi²¹tua³².
石头 指示 量词 还是一天 整天 想 进行体 王子 量词 宾格标记
这块石头还是一整天地想着王子。(王锋 2016:127)

* 本研究得到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多语接触与中介语演化机制(20ZDA20)”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面向语言生态学的语言接触知识库研究(#22JJD740002)”的支持及北京大学语言学实验室项目“基于白语方言的语言生态与语言演化机制研究”的资助。本文的写作得到汪峰教授的悉心指导及李煊、杨海潮博士的热心帮助,云南大理市喜洲镇周城村白语母语者杨庆志老师也为本文提供了宝贵语料。本文初稿曾在“第六届中国西南地区汉藏语言研讨会”(神户 2021.9.7-11)上宣读,得到与会学者的宝贵意见。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建议也对论文质量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① 如无专门说明,本文例句均来自王锋(2016)的《白语语法标注文本》,文中均标明出处。

在例(1)、(2)中，“男人、石头、王子”都需要与量词共现。因此白语研究者通常认为，在白族的意识中名词和量词在语感上是一个自然的语言成分，白语名词须与量词结合为“名—量”结构才能入句(王锋 2005；赵金灿 2009)，同时又强调白语“名—量”结构与光杆名词相比有特殊指称意义，比如认为“名—量”结构表定指(王锋 2002, 2005)或者实指(赵燕珍 2005, 2012:41-44)，对应光杆名词表示泛指^①。基于前人研究，我们提出以下几个问题：

1. 白语是否存在语法化的有定性范畴？
2. 白语的量词具有什么样的指称功能？
3. 白语的“名—量”结构在句子的不同位置的指称性如何表现？

和汉语指称研究一样，白语名词性短语的指称对语境的依赖性很强，但白语名量词的指称功能却尚未见立足于语篇的系统描写，因此本文希望在这一方面有所推进。

二 描写框架与语料来源

指称研究产生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术语混乱，语言学研究中分歧较小的分类是有指和无指。Du Bois (1980:208-210) 强调“有指”名词短语是用以讨论某个在语篇中具有时间上的持续同一性(continuous identity)的实体，即已有/新建心理“文档”，可被后续回指；而“无指”既不对此前提过的成分敏感，也不对单复数语义敏感。下层分类各家不一(Du Bois 1980；罗仁地 2004；陈平 1987；Chen 2004；董秀芳 2010)，而本文的指称体系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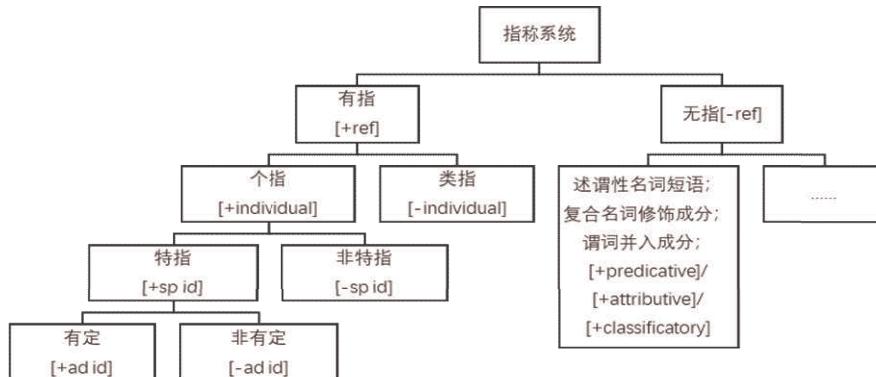


图 1 指称体系

图 1 中，下层类型可继承上层特征，因此每一类只标记增加的特征^②。无指一侧参考 Du Bois (1980)，也列出几种判断无指的形式线索。而有指一侧最关注的对立是，在说话者的预测中听话者是否“可识别”NP 的指称对象。根据 Lyons (1999:274-81) 的研究，“有定性”

^① 上述研究(也包括本文在内)主要讨论南部、中部的白语。本文关注的白语方言，徐琳、赵衍荪(1984:116)中归入大理土语，而参照汪锋(2012:89)提出的 19 项共享创新，在亲缘上可归入东支白语。但是如果比较勒墨、元江等地白语长篇语料，会发现“名—量”结构出现频率低于中部、南部的方言点，尤其是不带数词的“名—量”结构较为少见，因此白语的不同方言之间量词功能的差异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② 图中 sp id 即言者可识别，ad id 指听者可识别。通常被归入“类指”的情况具有异质性，此处与个指并列的类指仅仅包含可以被整体回指的类。另外有一些成分，如汉语动词宾语位置上一些光杆名词更像无指，Givon (1978:296) 认为这一类处于无指和有指无定之间，其个体身份在语篇中不重要，倾向于并入谓词。

语法范畴总是原型性地表达“（言者判断听者）可识别”这一语用认知范畴。

在语篇中，名词性短语的“可识别性”大致是可确定的。根据 Lyons (1999:3-6)，并结合 Chen (2004)，名词性短语的可识别性的认知来源可以分为物理情景激活、文本回指、共享背景知识（包括团体共识、框架关联）、名词性短语自身构成成分关联等。相应地，如果缺乏这些信息来源，比如对话中首次出现的名词性短语对于听话人来说就是不可识别的。以上认知体系，正是本文观察白语名词短语的切入点——我们并不先验地认为白语存在限定这一句法范畴，而是从用法出发，观察白语量词与某些功能间是否存在稳定的对应关系。

本文使用的语料包括长篇语料与启发式语料两部分。长篇语料主要来自王锋 (2016) 的《白语语法标注文本》^①。该书整理了 2012 年录制的由两位发音人讲述的 21 篇洱海周边地区的民间传说，其中前 11 篇来自海东挖色镇大成村发音人王富（男，当年 72 岁，初中文化），后 10 篇来自海西喜洲镇美坝村发音人李如兴（女，当年 85 岁，未受学校教育）。启发式语料主要涉及母语者的真值判断和恰当性判断，主要来自喜洲镇美坝村白语母语者李煊（女，1990 出生，博士研究生文化）及周城白语母语者杨庆志（当年 68 岁，高中文化）。

三 名量词的指称功能及其分布

白语量词分布十分广泛，除最基本的表计量功能的“名—数—量”外，还以“名—量”形式活跃于各语法位置，与光杆名词在许多形态句法环境中相互交错。我们在王锋 (2016) 的长篇语料中找到大约 3000 个名词性短语，量词可出现的环境大致分为几个大类，下文逐一讨论其分布与指称特点：

(一) “(名) —数—量”结构的分布与指称

包含基数词的结构中，通常需要加量词。例如：

(3) pu⁵⁵su³³mu⁵⁵tsu³³pe³³tu⁴⁴ ji³⁵ta³⁵kou³³ts₁³³. 他的手里握着两把刀子。
他:属 手 方位 话题 擎 完成体 刀子 二 量词 (王锋 2016:252)

只有在兄妹、父女、夫妇、姐妹这类表亲属关系的名词之前，可以直接出现数词，而不加量词，此时数词不是直接对该关系名词的所指进行计数。例如：

(4) ka⁴⁴kuo³⁵pe²¹ the⁴⁴ nia³¹xo⁵⁵, ka⁴⁴pɔ³¹kou³³phɔ⁵⁵mo³³li⁵⁵tei³³nɔ⁴⁴ty⁴²ui³³xu³¹ts₁²¹.
把 锅 量词 雷打 烂 完整体 把 他们 两 夫妇 也 拉 进 洞 量词 里 向外
(电闪雷鸣) 把锅也劈烂了，把这两口子也拉进了洞眼里。(王锋 2016:62)

我们认为这种关系名词和量词功能相似，以例 (5) 为证：

(5) ne⁵⁵ xe⁵⁵no⁴⁴ tsu³³niy³³təhi⁴⁴ts₁³¹the⁴⁴. 天上有仙女七姐妹。
语气词 天 方位 有 女儿 七 姐妹 (王锋 2016:199)

此句中，实际计数对象为 niy³³，而 ts₁³¹the⁴⁴只是进一步指出女孩的关系类。另外，数词之后的关系名词都可替换为表人的量词 ni²¹，所指数量不会发生改变，由此也可以看出该类关系名词与量词功能类似。

^① 本文引用长篇语料音标均为原文，但参考美坝等邻近方言点的词汇材料和发音人的意见，并结合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对一些语法注释进行了调整，主要包括（1）将原文的缩写符号统一改为简短的汉语注释；（2）将量词成分统一标注为“量词”；（3）将指示词统一标注为“指示”。上述调整已征得原作者同意。此外，启发式语料也参考审稿人的建议修改了零星标音，特此说明并致谢忱。如有谬误，概由笔者负责。

从指称角度看，分布于动词之后的“（名）—数—量”结构表示计量，通常为非定指：

- (6) pur⁵⁵sur³³mu⁵⁵le⁵⁵tse⁴⁴pe³³tu⁴⁴ kou³³ts³³ ne⁵⁵. 他的手里也还拿着两把（刀子）。
他:属 手 方位 也 再 擎 完成体 两 量词 语气词 （王锋 2016:250）

例(6)在不强调说话者是否能识别的情况下，也可能表达非特指。

当数量结构出现在动词之前时，不能表达非定指或非特指。具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可借助上下文识别所指，如例(7)成立的条件是，数量结构指称前文已经提到的对象，即此句不能表达“有两个人走到了那里”。例如：

- (7) ne⁵⁵ kou³³n²¹ pe⁴⁴phia⁴⁴pur⁵⁵ta⁴⁴xu⁵⁵ne⁵⁵ tsou²¹n²¹ku²¹sur³³ e³³.
语气词 两 量词 去 到 那里 后 语气词 藏 进 桥 量词 下面
(兄妹)两人到了那里，就躲在桥底下。（王锋 2016:114）

另一类则涉及分配性的全称量化。例如：

- (8) ne⁵⁵ ke⁴⁴tu⁴⁴ ŋy³⁵tsur³³ua³¹lur³¹tsou³⁵ nɔ⁴⁴ ne⁵⁵a³¹khu³¹nɔ⁴⁴tsur³³ a³¹ tur²¹lɔ³².
- 语气词 捉 完成体 鱼 话题 网 指示 量词 方位 话题一 量词 方位 有 一 量词 了
捉的鱼呢，在渔网的每个网眼上都有一条。（王锋 2016:130）
- (9) eui³³u⁵⁵ ta⁴²a⁵⁵na⁴⁴kur²¹ts²¹ tsur³³a³¹n²¹ li⁵⁵sw³³pu³¹ tu⁴⁴.
水 量词 从 哪里 流 向外 话题一 量词 也 知道 否定 完成体
水从哪里流过去呢，谁也不知道。（王锋 2016:58）

以上两句的语境中，“一一量”意义为“每一个，任何一个”，例(8)、(9)对应于逻辑上的全称肯定和全称否定。根据母语者语感，这两个句子不可以表达存在义，即“有一个网眼，上面有一条鱼”或者“水从哪里流过去的，有一个人不知道”。

Lyons (1999:32)认为，全称量化词可以衍推出包含性(inclusiveness)，而包含性和可识别性类似，也属于有定范畴通常表达的语义。因此可以做出如下总结：白语的数量结构的基本功能是表示计量，可以自由进入动词后的位置，且通常表非定指或非特指，但不能自由地进入动词前的位置，一旦进入动词前的位置，其计量功能会退居其次或彻底消失，同时获得有定指称的功能。

（二）“（名）—指—（数）—量”结构的分布与指称

指示词的主要功能是表示直指(deixis)，因此“指—量”结构通常为有定。在白语中，包含指示词的名词短语通常需要加量词。例外可分为两类，一类与数量短语的例外重合，另一类包含特殊的指示词 teia³³。例如：

- (10) n^{ia⁵⁵} pe⁴⁴cie⁴²teia³³ ts⁵⁵ ju⁴⁴ xu⁵⁵ lɔ³². 咱们老百姓的话就(被)吃掉了。
我们:包括式 百姓 这样 话题 吃 完整体 了 （王锋 2016:132）

teia³³和典型指示词 tu³¹/pu³¹/na⁵⁵不同，它在不同的环境中具有不同性质。在量词未出现的环境中，teia³³意为“这些，这样”，由 tu³¹ja³³ (近指代词+集合量词)合音形成，这一类 teia³³和典型的“指—量”结构类似，其所指往往可识别；但是在“名—teia³³—量”的结构中，teia³³并非指示远近，而是强调整个名词短语的所指具有 teia³³ 前的名词或短语的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名词）—teia³³—量词”和“（名词）—tu³¹/pu³¹/na⁵⁵—量词”这两种结构在分布和指称上有一定的互补性。首先从指称功能看，“teia³³—量”结构常常引入首现信息，使其在听话者脑中激活以待后续回指，这一特征符合“呈现句(presentational construction)”的语篇特点。而在文本中，典型“指—量”结构往往回指出现过的事物。例如：

(11) xu⁵⁵ne⁵⁵ pa⁵⁵ nɔ⁴⁴ tha⁵⁵u³⁵xu³¹kua⁴⁴tui⁴⁴ tsu⁴⁴tha⁴²teia³³thie³⁵,
 之后 语气词 他们 助词 堂屋 里 挂 完成体 中堂 指示 量词 (王锋 2016:190)
tsu⁴⁴tha⁴²tui³¹ thie³⁵ nɔ⁴⁴ xua⁴⁴tui⁴⁴ pu³¹ nɔ²¹ tsu⁵⁵ jui²¹ta⁴⁴tsu⁵⁵pu⁵⁵ mɔ³³lɔ³².
 中堂 指示 量词 方位 画 完成体 指示 量词 话题 像 当做 他:属 母亲 了
 然后有家人的堂屋里挂着一幅中堂，中堂上画的这个人像他母亲。

而在分布上，“teia³³—量”结构常出现在动后位置，该分布与光杆数量结构大致重合，但不同之处在于，当“teia³³—量”结构出现在动前位置时，依然能表示呈现意义，而且常常位于语段的开头，引入一个全新的事物：

(12) teia³³ nɔ²¹ ne⁵⁵ pu⁵⁵ mɔ³³ ei³³xɔ⁵⁵. 有一个人，他的母亲死了。
 指示 量词 话题 他:属 母亲 死 完整体 (王锋 2016:189)

典型的“指—量”结构可以出现在动词前，也可以出现在动词后，在前后位置的指称都为可识别（有定）事物。例如：

(13) se³⁵tui³¹ teie⁴²pe⁴⁴nɔ⁴⁴pu⁵⁵ xu³¹nɔ⁴⁴ nɔ²¹ke³⁵li⁵⁵ mu³³ lɔ³².
 寺 指示 量词 去 进 它:属 里 助词 人家 也 否定了

这座寺庙也没有人进去了。(王锋 2016:249)

(14) ne⁵⁵ a³¹lu⁴²ne⁵⁵sui³³pe⁴⁴tsu²¹ta³¹teia⁴⁴sa⁴⁴tui³¹ khou⁵⁵.
 语气词 阿龙 话题 就 去 向外 偷 裳裟 指示 量词
 阿龙就去偷长老的这件袈裟。(王锋 2016:182)

但是总体而言，典型“指—量”结构优先分布在动词前，在动后位置相对“teia³³—量”结构和光杆数量结构更受限，在美坝白语中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点：

1. 动词语义类别受限——动词后“指—量”结构充任典型受事的情况较少，多为“位移动词（pe⁴⁴等）+位移目的地”的组合（接近2/3），另外也有较多存在/判断动词。

2. 动词体类型受限^①——（少数）充任受事角色的“指—量”结构可以出现在光杆动词或动词完成体（V+tui⁴⁴）之后，但不能出现在动词完整体（V+xui⁵⁵）之后，如果要表达完整体意义，充任受事角色的“指—量”结构只能移动到动前位置：

(15) a. po³¹iui⁴⁴xui⁵⁵ sui⁵⁵li⁵⁵(teia³³)kou³³te⁵³. 他吃了两个梨。(李煊提供)
 他 吃 完整体 梨 指示 两 量词
 b. *po³¹iui⁴⁴xui⁵⁵ sui⁵⁵li⁵⁵tui³³kou³³te⁵³. *他吃了这两个梨(了)。
 他 吃 完整体 梨 指示 两 量词

(三) 领属结构的内部构成、分布与指称

洱海地区白语领属结构可通过加领属标记 nɔ⁴⁴或代词属格形式表达，模式可归纳为：

1. “名词性领有者—nɔ⁴⁴—被领有者”
2. “人称代词复数—(nɔ⁴⁴) —被领有者”
3. “人称代词单数属格—(nɔ⁴⁴) —可让渡被领有者”
4. “人称代词单数属格—不可让渡被领有者 (nɔ⁴⁴ 倾向于不出现)”

领属结构中心语的量词隐现与 nɔ⁴⁴ 的隐现、被领有者数量、领属结构的分布有关。在被领有者为单数个体的前提下，只要满足“nɔ⁴⁴ 出现”或“领属结构分布于动词前”任一条件，

^① 美坝白语体范畴的描写参考李煊（2021），完成体强调现时相关性，完整体强调这个动作有终止点。

被领有者都必须加量词，如例（16）-（17）：

- (16) a³¹lu⁴²tu³¹ nⁱ²¹ ne⁵⁵ pu⁵⁵ ei³⁵ o⁴⁴ xu³³. 阿龙这个人，他心地很好。
阿龙 指示 量词 话题 他:属 心 量词 好 (王锋 2016:173)
- (17) ηɔ³¹pe⁴⁴ts²¹ tei⁴⁴se⁴⁴nɔ⁴⁴ tsa³¹lɔ³² tu³¹ nⁱ²¹ nɔ⁴⁴ ta³¹ pu³¹ nⁱ²¹ nɔ⁴⁴ teia⁴⁴sa⁴⁴khou⁵⁵. 我去向外鸡山 助词 长老 指示 量词 方位 偷 指示 量词 助词 裳裟 量词
我去鸡足山长老那里去偷他的袈裟。(王锋 2016:182)

但是当被领有者表方位时（带方位标记），量词便成为可选成分。例如：

- (18) xua⁵³tshy⁵³teia³³sa⁵⁵le²¹ tsur³³ piε³⁵xu⁵⁵ ηur⁵⁵ tsε³¹ts²¹(tsou³⁵)nɔ⁴⁴. 红薯 指示 三 量词 话题 扔 完整体 我:属 桌子 量词 方位
(不知道是谁和我买肉的时候)三个红薯就扔在了我的桌子上。(笔者录制语料)

该例来自于周城肉铺摊前店主和友人的对话，店主的桌子在对话现场，对于交谈双方都可识别。原句没有出现量词 tsou³⁵，但是加上该量词，在原语境中母语者也可以接受。

从分布上看，领属结构更多见于动词前，如例(16)，但也可以出现在动词后，如例(17)。当领属结构出现于动词后，在动词语义类和体的方面受到与“指一量”结构类似的限制。

而从指称上看，领属结构中领有者成分已经为整个结构提供了协助识别的信息，可以帮助听者锚定整个领属结构的所指（罗仁地 2004），这也解释为什么领属结构和可识别度高的“指一量”结构分布大致重合。同时，如例(18)所示，当领属结构中量词为可选成分时，量词隐现不会改变所指的可识别性。但是参考完权（2016）对汉语“的”的入场功能的讨论，可将白语“nɔ⁴⁴ 出现”、“领属结构分布于动词前”理解为入场/前景化，而将方位短语视为背景成分，此时量词隐现与领属短语的语篇突显性变化便呈现出有趣的配合关系。

（四）包含复杂修饰语的名词短语——以关系小句修饰名词为代表

这里主要讨论关系小句修饰名词。这类短语可以分布在动词前，也可以分布在动词后：

- (19) su³³mu⁵⁵tsε³¹tu⁴⁴ nɔ⁴⁴ teie³⁵tsou⁴²ku³⁵tha³¹ka⁴⁴teie³⁵suo³³ky³¹khur⁵⁵khe⁵⁵xɔ⁵⁵. 手 方位 擎 完成体 助词 金钥匙 量词 把 金锁 量词 打开 开 完整体
(地脉龙神大师受到了惊吓)手里拿着的金钥匙把金锁打开了。(王锋 2016:87-88)
- (20) a³¹mɔ³³ke⁵⁵nⁱ⁴⁴cia⁴⁴ku³¹pu³¹nⁱ²¹jw⁴⁴tu⁴⁴ ny³⁵mɔ³⁵ts²¹ke³⁵le²¹. 阿 母亲 今天 杀 给 指示 量词 吃 完成体 淹 茅厕 鸡 量词
妈妈今天给地师吃的是茅厕里淹死的鸡。(王锋 2016:119)

这类结构在动词前分布自由，并且往往为听者可识别成分，而不能表达无定的存在意义。在动词后的位置，出现于表存在/判断的动词 tsur³³后的情况居多，而且这类结构同样也不能进入动词完整体后的位置。从指称上看，当这类结构出现在动词后，不一定指称听者在现实中熟悉的成分，比如例(20)，说话者（母亲）撒了谎，实际并不存在茅厕里淹死的鸡，所以听者（小孩）更不可能熟悉这只鸡。但是由于关系小句等复杂的修饰成分与领属成分类似，可以提高名词短语的指别度，帮助听者识别所指，因此也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

（五）“名一量”结构的类型，指称与分布格局

“名一量”结构发达，是洱海周边地区白语的名词性短语最大的特色，这一发达不仅体现在分布自由上，还体现在指称功能多样性上。结合前文可以看出，白语的光杆数量结构和“teia³³—量”结构，“指一量”结构，领属结构的这几种形式虽然都可以进入动词前和动词后的位置，但都在其中一个位置上为受限分布，而且指称功能不完全重合。如图2所示：



图 2 指称格局

在分布上，与以上三类名词性短语不同的是，“名—量”在动词前后都比较自由，大致相当于光杆数量、“指—量”、领属结构的分布及功能的总和。但是仅以分布广泛来概括“名—量”结构在白语中的地位则过于含混，这种杂糅分布以及功能交错反映出该形式类中的成员可能具有异质性。比照前文几类名词性短语的功能与分布，“名—量”结构可分为两种类型^①：

1. “名—量₁”：可识别性强于名数量结构

“名—量₁”与光杆数量结构的分布与功能具有相似性，“名—量₁”语义上蕴涵数量为一，但不强调该数量意义。可以自由地出现在动词后，在该位置听者优先获得的指称意义是不可识别事物。而且在这一位置，“名—量”结构之间可以补出数量“一”，在相同真值条件下，两种形式通常都能被母语者接受：

(21) xu⁵⁵ne⁵⁵ ky³⁵tsy⁴⁴tur³¹ tsy⁴⁴ xu³¹ne⁵⁵pur²¹thu⁵⁵jui³⁵ ta²¹ khuo³³.

之后 语气词 江 量词 指示 量词 里 话题 漂 下来 向内 桃子 量词

后来这条河里漂来一个桃子。(王锋 2016:244)

赵燕珍(2005)认为白语中“名—量”和“名—数—量”的区别不仅在于后者强调数量，还在于前者指类中某一个体，后者强调有且只有一个。从材料看，这种差异在存在句中比较显著，存在句中表达“存在某一个”的“名—量”结构后常常伴有进一步的描写和限定(启后作用)，所以通常为言者可以识别的指称对象(特指)，而“名—数—量”结构在存在句中不一定伴有进一步的描写，而只表示数量，通常存在特指/非特指的歧义。因此与光杆数量结构相比，“名—量₁”的计量功能模糊化，特指性明确化。

与光杆数量结构的另一点不同是，动词后的“名—量”结构不仅可以指类中某一个体，也还可以出现在一些类指或无指的环境中，比如在判断句的后项中表示名词所属的类别：

(22) tur³³ le²¹ tsu³³ tsy³⁵ pe²¹.

这个是杯子。

指示 量词 是 杯子 量词

(李煊提供)

这句表示一个事物所属的类别，不能补出数量“一”。

(23) ne⁵⁵ ku³³po³⁵tur³¹ ni²¹ tsy⁵⁵ pur³¹piɔ³³ tsu³³fa⁴²zu⁴²ni²¹.这位老人一定不是凡人。

语气词 老人 指示 量词 话题 否定 否定 是 凡人 量词 (王锋 2016:178)

从语义上看，老人不是凡人这一类中的任一个体，在该语境中，也不能补出数量“一”。王锋(2002, 2005)认为，白语中一些“名—量”结构中的量词更近于中心成分(共名)，而名词为修饰限定的成分(专名)，上述例句符合这一描述。但严格来说，这类“名—量”结构的性质尚不明确，因为将例(22)与例(23)中的判断前项修改为两个杯子/两位老人时，动词后的名词短语需要去掉量词(即采用光杆名词形式表类)，可见尽管无法补出数量“一”，但动词后的“名—量”仍然需要与动词前名词性短语的数量匹配，即仅限于表征单数名词的

^① 实际上我们认为两种“名—量”结构代表数量分类词和名词分类词两类系统，具体情况以另文探讨。

类。因此其中的量词成分和真正的类名词有所区别，整个“名—量”结构也并非单纯的类指。

2. “名—量₂”：可识别性弱于“指—量”形式

“名—量₂”中的量词既包括个体量词，也包括 ja⁴⁴, xu³³ 等集合量词。结构的分布与指称功能与“指—量”、领属结构相似，可自由地出现在动词前，通常指称可识别的事物：

(24) ji³⁵jou²¹ni²¹ ne⁵⁵ ue³³le²¹ te³⁵xu⁵⁵ lo³². 地师呢，眼睛瞎了。

地师 量词 话题 眼 量词 瞎 完整体 了 (王锋 2016:119)

指称可识别事物的“名—量₂”在动词后的分布较受限。首先，当动词后出现“名—量”结构，听者优先获得不可识别解读（即“名—量₁”）。在完整的长篇语料中，动词后的确存在以名量形式（“名—量₂”）指称再次出现的可识别事物的用例。例如：

(25) pa⁵⁵ pe⁴⁴hi⁴⁴ne⁴⁴po³²tei⁵⁵tsj³³. 她们进去拿（蟒蛇的）宝剑。

他们 去 进 拿 宝剑 量词 (王锋 2016:135)

在语境中，这把宝剑在前一句已出现，所以再次出现的 po³²tei⁵⁵ 可以回指前文提到的那把宝剑。但是如果脱离语境，母语者优先将 po³²tei⁵⁵tsj³³ 理解为不可识别的‘一把宝剑’。

其次是在动词完整体后受限，即“名—量”形式的非时间/处所宾语出现在完整体动词/动词短语后，母语者只能获得“名—量₁”的解读。不过总体来说，如果可识别的“名—量₂”是受事，母语者倾向于用处置标记 ka⁴⁴ 将其提到动词前，以回避解读为同形的“名—量₁”，彰显其可识别性。

与“名—量₁”的另一项差异在于，“名—量₂”在动词前时不能补出“一”，在动词后补出“一”会改变指称性，这说明“名—量₂”不具有计数功能。

从功能上看，“名—量₂”在不强调直指性的情况下，常常可以作为“指—量”结构的替代，因此其中的量词是最可能发展出有定标记功能的一类。但这种同义替换通常只能在动词前实现，即同形却常表不定指的“名—量₁”的存在限制了量₂发展为有定语法标记的潜力，此外半开放的量词词库也冲淡了有定性语法标记的色彩。

另外，“名—量”结构中的量词（包括量₁和量₂）也向着主观分类方向演变，而且往往通过选用 ni²¹（尊）和 tu²¹（贬）区分说话人的主观感情色彩和对所提及事物的态度。相比之下量₂的主观化演变更为激进，极端的例子是在不需要进行个体化的人名或者表示身份的专有名词之后也可以加量词：

(26) ne⁵⁵ ny²¹niy³³ni²¹sua⁴⁴a³¹teiu⁴⁴mu⁵⁵ lo³². 龙女就告诉了阿金。

语气词 龙女 量词 说 阿金 宾格标记 了 (王锋 2016:218)

原句中人名阿金之后未出现量词，但是母语者认为，在该语境下在阿金后加量词 tu²¹ 句子也比较自然。由于阿金为人名，通常情况下其所指具有唯一性，所以即使在动词后也不会获得计量解读。另一个例子为专有名词后加量词：

(27) luo⁴²tsa⁴⁴tu²¹ pi³¹ɔ²¹kua⁴⁴jw⁴⁴ns⁴⁴ tuo³³.

罗刹 量词 比 赢 观音 宾格标记 否定

罗刹斗不过观音。(王锋 2016:79)

原句中观音后未加量词，但本文调查的母语者认为，可以且倾向于加表示尊称的量词 ni²¹。主观化用法与其他指称功能相比，异质性更强，有更普遍的分布和更复杂的句法环境/词汇语义/方言/社会变异性。

四 光杆名词与“名—量”结构比较

(一) 光杆名词的指称与分布格局

白语中与“名—量”结构对应的光杆名词的分布和指称功能整体比较受限，前人指出白语的光杆名词都是表类的名词（王锋 2002；赵燕珍 2012:41-44）或者只有词根的性质（段伶 2000）。赵燕珍（2012:44）认为，赵庄白语的光杆名词为无指，通常不会出现在动词前的位置。但是实际语料中，如果需要对类的性质进行说明，也可以在动词前使用光杆名词。

从语料上看动词前的光杆名词确实更加受限，动词前未带量词的形式主要包括几种：

表1 光杆名词出现环境

动词前不带量词的形式类	原语境能否加量词	可识别性
代词	通常不能加	可识别
光杆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 ^①	大部分不能加	可识别
光杆亲属词	大部分不能加	可识别
带修饰语（如关系小句，领属结构）的非单数名词	可以	一定的可识别性
带方位标记 <i>nɔ⁴⁴</i> 或者方位词的名词	可以	可能可识别
带处置标记 <i>ka⁴⁴</i> 的光杆名词	可加集合量词 <i>ia⁴⁴, xu³³</i>	类指
无标记的光杆名词，常常为话题	可加集合量词 <i>ia⁴⁴, xu³³</i>	类指

表示方位的名词（带方位格标记 *nɔ⁴⁴* 或者方位词），即使是双方熟知的地点，也可以不加量词。比如白族人讨论 214 国道上车流情况时，会说：

- (28) *thu³³nɔ⁴⁴tshɛ⁴⁴ia⁴⁴tsu³³na³⁵ma⁴⁴*. 路上的车还在吗？
路 方位 车 些 在 语气词 (李煊、杨庆志提供)

带处置标记 *ka⁴⁴* 的光杆名词通常是动作的受事，而且整个句子表示事件的实现或完成。由于动词完整体（V + *xur⁵⁵*/或合音 *xɔ⁵⁵*）后不仅排斥有定成分，也排斥类指的光杆名词，所以无论是光杆名词还是“指—量”/领属结构，在完整体中都必须借助 *ka⁴⁴* 提到动词前：

- (29) *khy³³tu³¹tu²¹ka⁴⁴to³¹tsu³¹to³¹ŋy⁴⁴le⁵⁵tsɛ⁴⁴pa⁴⁴xɔ⁵⁵, ka⁴⁴ni²¹ke³⁵le⁵⁵ni²¹ke³⁵xɔ⁵⁵ju⁴⁴xɔ⁵⁵.* 蛇 指示 量词 把 大 树 大 木 也 折 崩塌 完整体 把 人家 也 人家 吸吃 完整体 (王锋 2016:248)

无标记的光杆名词在动词前通常是表示类指的话题，其后成分为对该类型的说明：

- (30) *tu³¹ue³³ni²¹ke³⁵tsɛ⁵⁵mur⁵⁵pe⁴⁴ni⁴⁴te³³?* 这个地方人怎么会进得来？
这 地点 人家 怎么 去 进 得 (王锋 2016:136)

光杆名词在动词后通常也表类，但是实际用法除了表达类指这一基本功能外，也可能表示单指。比如母语者家中养着一只猫和一只鹅，她看见这只猫在抓鹅，向家人描述这一场景可以有例 (31a) 和例 (31b) 两种形式（猫与鹅在共享背景中和物理上都可识别）：

^① 故事里反复出现的人物角色也具有一定的专有名词的属性（董秀芳 2010）。

(31) a. a⁵⁵mi⁵⁵tu²¹ tsw³³ na⁵⁵ui³³kε⁴⁴ou²¹. 猫在那里抓鹅。(李煊提供)

猫 量词 在 那里 抓 鹅

b. a⁵⁵mi⁵⁵tu²¹ tsw³³na⁵⁵ui³³kε⁴⁴ou²¹tu²¹.

猫 量词 在 那里 抓 鹅 量词

c. *a⁵⁵mi⁵⁵tsu³³na⁵⁵ui³³kε⁴⁴ou²¹.

猫 在 那里 抓 鹅

d. *a⁵⁵mi⁵⁵tsu³³na⁵⁵ui³³kε⁴⁴ou²¹tw²¹.

猫 在 那里 抓 鹅 量词

虽然例(31a)和(31b)都为语法合法且语义适宜的形式,但是例(31b)可能存在歧义,ou²¹tu²¹既可以表示可识别的唯一对象,也可能引入不可识别的新信息并开启后文,所以在可识别的语境下,母语者通常选用光杆名词作为宾语以抑制不定指解读,即例(31a)。至于例(31c)和(31d),光杆名词出现在动词前只能表示类指,所以和原语境不相容。

因此光杆名词的分布与功能可描述为:在动词前较少见,常常由话题化或处置(ka⁴⁴)操作移动至该位置,且主要表类指;在动词后分布较自由,主要表示类指,但在可识别语境中为了避免动后的强不定指解读,可以借助光杆名词表(非定指/非特指的)单指或无指^①。

(二)“名一量”结构与光杆名词的分工与竞争

结合上两节可以看出,光杆名词与“名一量”结构的分布有所重合,而指称功能的区分较为明确,不过依然存在一些功能竞争的领域,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两点:

1. 类指的表达

类指领域的竞争主要发生在“名词—集合量词”和光杆名词之间。光杆名词的主要功能是表类指,而集合量词的主要功能是表示模糊的多量。表模糊多量的“名词—集合量词”可以作为可识别的话题成分出现在动词之前:

(32) kuo³²xw⁵⁵ a³¹ ma⁴⁴ts²¹tcia⁴⁴ tchie⁵⁵ni²¹ ja⁴⁴ju⁴⁴ka³⁵ ls³².

过 完整体 一 段 时节 钱 银 量词 吃 干 净 了

过了一段时间,(之前得到的那些)钱吃喝光了。(王锋 2016:62)

但是动词前的“名—集合量词”也可以表达普遍的类指的功能:

(33) ke³⁵ia⁴⁴ iu⁴⁴ke²¹mou³³. 鸡不会吃肉。(李煊提供)

鸡 量词 吃 肉 否定

这句在特定语境下可理解为“某些鸡不吃肉”,但母语者倾向于推断为“鸡这种生物不吃肉”。而在动词后,“名词—集合量词”也有表示类指的倾向:

(34) tciu⁴⁴y⁴⁴tsur³³ po³⁵ pw³¹ tha⁵⁵ le⁵⁵sv³¹ke³⁵mu³³, pa⁵⁵a³³ tur⁴⁴ ke³⁵ja⁴⁴ ne⁵⁵

敬 本主神 阳性 指示 时候 也 用 鸡 否定 他们 看 完成体 鸡 量词 连词

mi³³xw⁴⁴ ka⁴⁴ s³¹y³³ja⁴⁴ ts⁵⁵tchiou⁵⁵xw⁵⁵ mu³³. (王锋 2016:116)

想 起始体 把 事情 量词 做 好 完整体 否定

敬本主时也不用鸡肉,因为他们看到鸡就会想到他们没有把事情做好。

这一句中,“鸡”以光杆名词和“名词—集合量词”两种形式出现,并且都出现在动词之

^① 此处“单指或无指”体现的是两种分类处理方法。如果将(31a)中的动宾短语视为“谓词混杂”,则可以将动词之后的宾语视为无指。

后，根据句意两处都应该表示任何的鸡，即类指的意义。

但是除了“名词—集合量词”外，“名词一个体量词（名—量₂）”也发现了类指用法：

- (35) *me³³(le²¹/tu²¹/ja⁴⁴) tse³³ pi³¹ ni²¹ ke³⁵ pho³³ ne²¹ teur³¹*. 马比人跑得快。(杨庆志提供)
马 量词 再 比 人 跑 快

王锋(2002)提及大理方言的类似用例，但将其归入“个别情况”。我们认为“名词一个体量词”结构表类指的用法只出现在话题位置，和话题位置对指称显著性的要求有一定关联。虽然这一句描述惯常情况，但是为了提高话题“马”的显著性可以采取增加量词的补偿措施，相比之下，比较对象“人”的指称显著性不需要强调，因此不能加量词。可见，尽管类指是光杆名词的核心功能，但在特定语用需求下，该功能也受到“名—量₂”形式的入侵。

2. 动词后可识别信息的表达

Bisang (1993) 认为白苗语中决定量词是否出现的标准会随话语的推进发生变化：有定性会渐渐被指称显著性压倒。白语动后名词性短语的情况与之类似，如果指称已出现成分，可以用“指—量”形式表达，但是“指—量”形式指称显著度最强，在语篇推进过程中，已出现事物的显著性不必始终强调，因此再次提及该事物时，也可以用可识别性稍弱的“名—量₂”形式表达，但是由于“名—量₂”与引入新信息的“名—量₁”在该位置分布重合且形式相同，所以为了避免听者误解，有时倾向于选用光杆名词表达。如果将动后宾语视为有指，可以认为光杆名词在语篇推进的过程中被动地获得了（非定指/非特指的）单指或类指的功能，如果采取 Du Bois (1980) “谓词混杂 (predicate conflation)” 的观点，也可将动后光杆名词宾语归入无指，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指称，其共同特点都是语用上不显著，不可开启后文。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呈现出量词形式与光杆名词形式存在语用分工——量词补偿/提升话语显著性，而光杆名词抑制话语显著性。同样的可识别对象在语篇的不同位置对于话语显著性有不同的需求，因此说话者会采取不同的策略使两者在语篇的使用中达成功动态平衡。

五 结 论

白语的名词短语在句子中的指称性，一方面取决于其本身的可识别度高低，另一方面受到信息结构调节。从名词短语自身属性看，白语中“teia³³—量”结构指称的事物有很强的不可识别性，可以标记为 [+unidentifiable]；而光杆数量结构不具有可识别性，但不可识别性不及“teia³³—量”结构强，最适宜的标记为 [-identifiable]；领属结构等，其本身的构成成分可以为整个短语的指称提供锚定信息，即提供有限的可识别性，因此可标记为 [-unidentifiable]；而典型的“指—量”结构具有天然的可识别性，可以标记为 [+identifiable]；“名—量”结构分为两类，“名—量₁”对听者而言不具有可识别性，可以视为光杆数量结构省略数词“一”形成，但言者的可识别性比光杆数量结构显著（特指性更强），“名—量₂”则直接利用量词使名词个体化，将类指/无指的光杆名词转化为单指/有指，提高指称的显著度，由于“名—量₂”不具有计量意义，光杆名词个体化之后很容易获得唯一或可识别的解读。

因此，上述结构自身的可识别性由高到低可排列为：

指—量 > 包含领属等修饰语的名词短语 > 名—量₂ > 名—量₁ > 名—数—量 > teia³³—量。
光杆名词通常为类指或无指，不提示事物的可识别性，所以不进入这一序列。

而从信息结构看，话题常常被安置于动词之前，而话题位置常常是旧信息，具有给定性

(givenness) 和熟悉性/可识别性。白语的动词前位置有很强的话题性，偏好（但不限于）可识别的成分，并会提高其可识别度。只要一个名词短语本身不具有[+unidentifiable]的属性（如“指一量”结构，领属结构，光杆数量结构等），进入该位置会实现为可识别的指称，当一个名词短语具有[+unidentifiable]的属性或者完全不提示可识别性时，进入该位置其指称性不会被改变，如动词前的无定存在的指称意义仍能以“*teia*³³—量”结构表达，而光杆名词进入该位置，优先实现固有的类指指称。

动后位置偏好可识别性较低的成分，并降低其可识别度。光杆名词进入该位置，优先实现固有的类指指称；“名—量”形式优先获得无定解读；有定性强的“指一量”结构，领属结构等在该位置分布受限。动后位置对不可识别成分的偏好强度因动词体（事件类型）而异，其中动词完整体（V+xw⁵⁵）的限制最强，除了时间/处所宾语之外，只允许出现不可识别成分，即排斥光杆数量结构，“名—量₁”，“*teia*³³—量”之外的所有名词性成分。

量词的隐现大致遵循着这样一个原则：在需要突显语义重心，提升指称显著性时，量词倾向于出现（带 *nɔ*⁴⁴ 的领属结构中的被领有者，动词前的单数事物）；在非语义重心、可识别性足够强或需要抑制指称显著性时（代词 + 不可让渡领属结构中的被领有者，已包含复杂修饰成分的中心名词，表方位的名词短语，语篇中的后续回指等）退出前台或降为可选成分。

参考文献

- [1] 陈 平. 1987.《释汉语中与名词性成分相关的四组概念》，《中国语文》第2期.
- [2] 戴庆厦、蒋 颖. 2006.《从词源关系看藏缅语名量词演变的历史层次》，载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语言学论丛》(第34辑)第1-2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 [3] 董秀芳. 2010.《汉语光杆名词指称特性的历时演变》，《语言研究》第1期.
- [4] 段 伶. 2000.《白语》，载杨光复主编《大理白族自治州志》(卷七) 第369-424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 [5] 黄成龙. 2013.《白语名词范畴化——语义与认知探讨》，载王 锋、王双成主编《白语研究论文集》第21-39页，北京：中西书局.
- [6] 李 煊. 2021.《美坝白语的体系统》，《民族语文》第5期.
- [7] 罗仁地. 2004.《语用关系与汉语的词序》，詹卫东译，载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语言学论丛》(第30辑)第334-36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 [8] 完 权. 2016.《“的”的性质与功能》，北京：商务印书馆.
- [9] 汪 锋. 2012.《语言接触与语言比较——以白语为例》，北京：商务印书馆.
- [10] 王 锋. 2002.《白语名量词及其体词结构》，《民族语文》第4期.
- [11] 王 锋. 2005.《浅谈白语的名+量结构》，载李锦芳主编《汉藏语系量词研究》第194-208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12] 王 锋. 2016.《白语语法标注文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13] 徐 琳、赵衍荪. 1984.《白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14] 赵金灿. 2009.《鹤庆白语量词及其语法特征结构》，《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3期.
- [15] 赵燕珍. 2005.《白语名量词的语义及结构特征》，载李锦芳主编《汉藏语系量词研究》第209-226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16] 赵燕珍. 2012.《赵庄白语参考语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7] 赵燕珍、李云兵. 2005. 《论白语的话题结构与基本语序类型》, 《民族语文》第6期.
- [18] Aikhenvald, Alexandra. 2000. *Classifiers: A Typology of Noun Categorization Device*.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 Bisang, Walter. 1993. Classifiers, quantifiers and class nouns in Hmong. *Studies in Language*, 17 (1):1-51.
- [20] Chafe, W. L. 1976. Givenness, contrastiveness, definiteness, subjects, topics and point of view. In Charles Li (ed.), *Subject and Topic*, pp. 25-55.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21] Chafe, W. L. 1987. Cognitive constraints on information flow. In Russell S. Tomlin (ed.), *Coherence and Grounding in Discourse*, pp. 21-52. Amsterdan: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22] Chen, Ping. 2004. Identifiability and definitenes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42(6):1129-1184.
- [23] Du Bois, John W. 1980. Beyond definiteness: The trace of identity in discourse. In Wallace Chafe (ed.), *The Pear Stories: Cognitive,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Aspects of Narrative Production*, pp. 203-274. Norwood, NJ: Alb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 [24] Givón, Talmy. 1978. Definiteness and Referentiality. In J. H. Greenberg (ed.), *Universals of human language*, Vol. 4: *Syntax*, pp. 291-33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 [25] Lyons, Christopher. 1999. *Definiten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 Referential Function of Nominal Classifiers in Bai of the Erhai District

CHENG Shanshan

[Abstract] This paper combines discourse description with elicitation investigation to explore the referential properties of nominal phrases in the Bai language, focusing on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classifiers. We find that: (1) The referentiality of noun phrases in sentences is contingent upon both their inherent identifiability and the influence of information structure; (2) Both definite and indefinite reference can be realized through various linguistic forms, which are not exclusively determined by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classifiers; (3) The noun-classifier structures exhibit heterogeneity and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wo types: N-CL₁, which predominantly introduces new information postverbally, and N-CL₂, which primarily refers to identifiable entities preverbally; (4) Different types of noun phrases display varying degrees of identifiability. (5) Various categories of nominal phrases in Bai exhibit distinct patterns in terms of referentiality and distribution, with N-CL₂ and bare nouns competing in the realm of generic reference. Furthermore, this research underscores that the fundamental function of classifiers in the Bai language lies not in expressing definiteness, but rather in individualizing bare nouns and enhancing referential saliency.

[Keywords] Bai language classifier bare noun referentiality saliency individualization

(通信地址: 100871 北京 北京大学中文系)

【本文责编 木再帕尔】